

难忘在人大培训的时光

● 汪传明

“三个人”为核心的形象标识随处可见,寓意“为人民的大学”“以人为本的精神”和“以人文为主的特色”。在校园的中心位置,一块印有邓小平同志题词的“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大幅竖屏映入眼帘。据了解,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历任校长,也是人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长达17年),他为人大的治学办校打上了深深烙印,特别是吴老先生充满传奇的革命奋斗经历,以及他那堪称不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历届人大师生所铭记和推崇。

难忘一种胜似亲人的热情。宣城距人大相隔遥远,即便是乘坐动车单程也要四、五个小时,想到长途奔波,“舟车”劳顿,心中难免感到既向往而又陌生。然而,在赴人大培训尚未启程前,人大继续教育学院党政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程志伟教授、班主任李那那老师就相继通过微信、短信发出热情邀请:北京欢迎您!人大等候您!让我们这些虽未谋面的准学员,提前感受到人大老师和来自首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心中倍感温暖和感动。

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从接车送车,到课程安排,再到食宿住宿,程志伟主任和助教张老师都亲力亲为、热情周到、细致安排。程志伟主任这位人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研究组成员、人大公务员研究所成员的高等教育女博士,为人十分低调务实,待人非常和蔼热情,在她

身上充分体现了以热心、爱心、真心、细心、全心为特色的“五心”服务,俨然成为人大继续教育学院党政干部培训中心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她们家也是“一门三博士,个个皆才俊”。据介绍,人大继续教育学院党政干部培训中心与宣州有着长达十年的合作办学经历,共为全区培训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超过500人,可谓是“春华秋实,硕果满枝”。用程志伟主任的话说:“宣州、人大本一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为亲人们做好服务,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

难忘一种收获满满的自信。课堂上,人大博士生导师何虎生、王向明两位资深教授,将看似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我们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显示出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值得一提的是,何虎生教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先后出版《伟人毛泽东》《百年小平》《百年陈云》《孙中山传》《张学良传》《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数十部著作,发表论文100余篇,不愧是位饱学之士;王向明教授身残志坚、记忆力惊人,是全国自强模范和人大“十大教学标兵”,同样了不起。在他们身上,都能强烈感受到知识的魔力和散发出的魅力,让人敬仰、为之点赞。当然,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丁兆林讲授的移动互联网全媒体思维拓展与危机管理知识,以及梅丽滢、张序两位年轻老师带

来的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及对当下中国的启迪这一前瞻性课程,加之其诙谐幽默且耐人寻味的演绎,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会心的微笑挂在我们的脸上,满意的笑容荡漾在每个人的心中。

除了课堂教学外,人大还特意组织安排我们赴“今日头条”总部、中关村创业大街和国家博物馆等进行现场教学。印象尤为深刻是,“今日头条”这家新传媒公司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这个被誉为“字节跳动”的高科技公司云集了首都上万名“985”“211”高校人才,他们是国内最早把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于信息分发的公司,其愿景是做“最懂你的信息平台,连接人与信息、促进创作与交流”(“今日头条”创始人、CEO张一鸣语)。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他们运用高科技抢占制高点,并根据广大受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量,精准推送海量信息,让人“爱不释手”,难怪其发展异军崛起,呈现井喷发展之势,这也加深了我们对现代经济发展关键是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认识,真切感受到首都北京是全国顶尖人才的云集之地、腾飞之地。

人大学习培训归来,思想上充了“电”,精神上补了“钙”,工作上加了“油”,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增添了底气和信心,并赋小诗一首聊作总结:“充电为出征,所学为所用。有幸得参与,片言以记之!”

学车散记

● 王廷林

我原本对驾驶车辆是毫无兴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首先是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说是“工作”,其实是招聘到一家基层单位从事一些辅助性的杂务,没有编制,基本工资虽然有保障,但没有任何的福利,记得当时好像是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再以后是结婚生子,经济方面更是捉襟见肘——这样的收入,你都不敢想象有车,自然也就没有买车的感觉和想法了;其次的原因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时的交通不发达,在农村更是没有现在的村村通、组组通,出行非常困难,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收取“农业税”“五项经费”,晴天便是步行到村组,然后便是一家一户的上门做工作,雨天相对要“享受”些:单位规定,5公里路程之外可租一辆“大篷车”——也就是几年前淘汰的三轮车。渐渐地,政策越来越好,原本规定的雨天,5公里都被“变通”了:无论晴天雨天,3公里5公里,我们都租用三轮车。于是,更没有买车的概念啦!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人喜好“杯中物”,这既是遗传的因素,更是长年累月在南漪湖边“讨生活”留下的习惯:我十多岁时,便随父亲在寒冬腊月、朔风凛冽的早晨来到南漪湖边上,冰冷的水面阵阵寒风穿透我单薄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在收完昨晚放下的“地笼”后,早已双腿麻木,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在父亲的督促下,一口气喝下一两老白干……久而久之,便有了酒瘾。再往后,“酒驾”在2010年入刑,我也就更不想开车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倏忽间,岁月的年轮已抵达新时代的起点。放眼望去,城市的大街小巷已是车满为患,“停车难”成为了各个城市的通病,就连我居住的这个小集镇也开始堵车了。我的几个在外面当老板的堂兄弟逢年过节都开车回南漪湖上的老家,一个赛一个,比谁的车好。对于无车的我,只有站在一旁干笑。兄弟们打趣地说,你是老大,也应该弄辆车开开呀。见我仍不为所动,就激我:要么你舍不得钱,要么你舍不得酒,要么你头脑笨,怕学不会、考不到驾照。被他们这样一激,脸上真的有点挂不住,想想也是,自己喜欢摄影、旅游、采风,没有车确实是不方便。过完春节后,和家人里一商量,带上两千三百大洋就跑到驾校报名了。

当时是在兴头上,没有考虑很多,哪知道学车就是个耗时耗钱的活儿:考完科目一后,科目二就麻烦了,每天清晨要从我居住的集镇坐早班车赶到驾校,到了训练场之后,已有十几个学员在那里等着上车练。十几个人围着一辆车,一个人从“倒车入库”开始,到“坡道定点”结束,视为一轮,大约耗时半小时,十几个学员每人一遍下来,需要六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大半天的时间你只能学一遍,你说急人不急人!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这个教练虽然年龄和我差不多大,但脾气还不小,性格还有些急躁,“你怎么这么蠢呀!”“你左右都分不清还来学什么车啊?”这样伤自尊的话时常从他嘴里蹦出来,叫你在那些年青的男男女女的学员面前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我仗着年龄偏大,和教练私下达成“君子协定”:你可以批评我,但不可以骂我。协定归协定,但教练还是时不时地冒出一句“笨啊、蠢啊”之类的话出来。想想还得靠人家教,不能把教练搞得罪了,也就作罢。再有就是学车和工作时间上发生了严重冲突:我当时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多,会议多,每天早晨去学车,必须要向老板请假,两次、三次还可以,次数多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好几次正轮到我去上课,突然电话通知开会,方向盘还没有摸到手,只得打车匆匆赶回。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学啊、练啊,于是,我的科目二历时两年才得以考试过关。接下来的科目三据说是更难的项目,我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加上工作又忙,科目三的事情就被扔在一边了。

今年春节过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把学车的事情丢到了九霄云外。忽然有一天接到驾校的电话,告诉我说:你的驾驶证明到今年十月到期,十月份还拿不到驾照,你将重新考试,原来所通过的科目也作废。这个电话让我矛盾了好几天:学吧,太难,工作也太忙;不学吧,两千多大洋打了水漂不算,还会给弟兄们笑话。思来想去,最后在家人的鼓励下,决定继续去完成这个“伟大工程”。向单位老板汇报了情况,老板很开明:你既然都过了科目二了,中途放弃可惜,万里长征都走了一半了,还是去学吧,每天准你请假两个小时,但要保证随叫随回。我郑重地作了承诺,第二天清晨便赶到宣狸路上的学车点。和科目二一样,也是十几名学员围着一辆车训练。所谓科目三,就是开车上路行驶,总共十六个项目、几十个细节,随便一个操作不当都会扣分,其程序之复杂、内容之繁多、细节之重要超乎了我的想象。一个师弟告诉我,科目三他已经考砸了三次,还有两次机会,如果还考不过,那前面通过的科目一、二全部作废,又得重新报名考。听他这么一说,我又开始紧张起来,好在这个姓万的教练为人很好,也非常敬业。他安慰我说,别听他们唬人,哪有那么难!车管所考试中心一天上百名学员是怎么考过的?我想是啊,我隔壁的老吴快六十岁了,小学都没念完,还不是照样考到驾照了嘛!我暗暗的下定决心,一定认真学习。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考过科目三,我也是豁出去了:每天四点半起床,五点多赶到训练场,练了两趟车赶到单位上班还不迟到。万教练看我是真心想学,更是用心教,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我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有几个细节心里没底,他二话不说,把教练车开出来,载着我直奔二十公里之外的考场训练,手把手地教我每一个细节,直到我完全掌握了技巧,才结束了训练。那晚到家都快十二点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话用在学车上是最准确不过了!通过九天时间(实际上每天在车上训练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的训练,我顺利地通过了科目三考试,而且是满分!

接下来的科目四就简单多了,考试内容为安全驾驶知识,在电脑上多做练习就可以了。就在电脑上,从考过科目一算起,历时三年,终于拿到了驾照。剩下的就是要考虑买什么车了,到过春节时,可以和那些弟兄们比较一番——当然,跟他们不能比车的好坏,只能比考试分数的高低了。

学车三年,感慨颇多,口占一绝,以作纪念:

为伊消得人憔悴,三年一剑始磨成。
科一科二科三四,堪比洪武殿试君。
科驾代步大趋势,摄影旅游携儿孙。
放翁有情今若在,定悔当年拄杖行。



山里人家

刊头摄影:安源

宛陵人家

(第162期)

一路徒步去黄山

● 郑毅民

1968年10月18日,我们宣城中学“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农村。我们在乡村生活一年,感到生活很寂寞,有一天我写信给下放宣城五星公社的刘麟生同学和放在杨泗公社的崔可顺同学,谈了徒步去黄山的想法,他们二人都很赞成,随后我们三人约定了徒步去黄山的时间。

1969年9月23日,我们三人从南陵县城出发,步行20里来到南陵峨岭镇,邀南陵中学吴鉴明同学与我们一同去黄山。他也非常想去黄山,但是他的父亲不同意他去,他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离开他家。

我们经南陵三里店走到泾县云岭一个村庄时,天快黑了,我们找到该村的下放学生。当年下放学生心心相印,一个叫唐德生的学生把我们带到一所小学的教室。我们三人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夜,好在当时天气较热无需被褥,也许夜晚有蚊子,但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见到了叶挺将军穿过的麻布衣服和其他一些新四军陈列品。当年来这里旅游的人很少,军部旧址前的地上长满了野草,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

中午我们到了泾县章渡古镇,清澈的青弋江从这里流过,河面宽阔,天水相连,河里有许多洁净的沙滩。街道沿河而建,房屋由河床上的树桩支撑而立,可以想象当年这座古镇的繁华。章渡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让我难忘。

印象中的茂林村很大,流传“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茂林出了很多大家,如文学家吴祖湘出于此,画家吴作人祖籍茂林。来到茂林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个老大娘家借宿。睡到半夜我们被嚷醒,大娘的儿子是茂林专政大队的成员,夜晚她回家大嚷要我们离开他家,不允许我们在他家过夜。

第三天我们向太平县进发(现为黄山市黄山区),我们经过陈村水库,见大坝正在基础施工,却没有什么施工人员。后经泾县铜山走到太平县一个山

村,这个村建在高山。天黑时我们住进该村生产队长家,队长有七、八个小孩,他们年龄相差不大,穿着很不好,像一群难民小孩。我们不知队长怎样抚养这么多孩子?队长的妻子告诉我们,早上为孩子洗脸常会漏掉没洗的。我们十分感谢善良的队长夫妇,他们没有向我们收取分文住宿费。

第四天我们到了黄山山下的汤口镇。当年黄山住宿要凭介绍信,我们三个同学都没带介绍信,怎么办?幸好我们有个同学的弟弟朱晓明在黄山林校读书,我们去林校找到了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为我们给黄山玉屏楼招待所打了电话,接待我们三个下放学生。当晚我们住宿黄山林校。

黄山宾馆是中西结合建筑,屋顶是绿色的琉璃瓦,屋檐向上翘起,官殿式的建筑,十分美观。当年十月我们所到之处都很炎热,而这里却十分凉爽宜人。宾馆前的桃花溪,溪水清澈见底,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被河水冲洗得光滑圆润,有的石头大如房屋。抬头仰望山,山是紫黑色的,与周围绿色的山峰明显不同。山下的游泳馆5分钱一张门票,遇见广交会两位外调人员,他们是马来西亚华侨,我们一同前往玉屏楼。

我们沿着石阶兴致勃勃地向玉屏峰进发。黄山的奇石很多,千姿百态,形象动人。远远见到对面的山峰上有一只巨大的石鸡,紫红色的鸡冠,长长的脖子,被命名“金鸡叫天门”。耕耘峰上有一块神奇的石头,名“松鼠跳天都”,好像想跳上天都峰。还有“猴子观海”、“仙人指路”、“犀牛望月”等多块奇石,给人妙处横生的感觉。

李白写过一首赞美黄山的诗,“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夜晚他回家大嚷要我们离开他家,不允许我们在他家过夜。

第三天我们向太平县进发(现为黄山市黄山区),我们经过陈村水库,见大坝正在基础施工,却没有什么施工人员。后经泾县铜山走到太平县一个山

都峰顶,朝四周望去,一览众山小。山顶的铁索上挂满了铁锁,我们很好奇。

黄山上的松树长得很奇特,树枝不是向上生长,而是向和树干成垂直方向生长,如迎客松、凤凰松、送客松。这大概与高山气压有关。松树的叶子都是墨绿色,据说墨绿色可以减少紫外线的侵入,同时还能较多地吸收红外线,红外线可以提高树的温度,抵御严寒。黄山的石头是坚硬的花岗岩,没有泥土,黄山松树是怎样在上面生长的呢?专业人士告诉我们:松树的种子之所以能够在岩石的隙缝里生长,是因为黄山松的根部会分泌一种酸性物质,它一点点地侵蚀岩石,使岩石化为一点点的泥土,松树在泥土里扎根,根部不断地往里长,吸取岩石隙缝里的养分,一年年地长大。

在玉屏楼前我们见到黄山云雾,乳白色的云雾从山下奔腾而上,像大海波涛,顷刻把对面的山峰隐没。不一会,云雾消散,山峰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们仿佛如临仙境。

傍晚我们来到玉屏楼招待所,住宿餐费每人每天2.50元。当晚我们头顶皓月,身处云雾之中,云下大雨滂沱,时值中秋之夜,此情此景我们终生难忘。为了清晨看日出,我们每人花了5分钱租了一件大衣。室内十分凉爽,晚上我们还盖了被子,美美地睡了一觉,数日跋山涉水的辛劳得以缓解。

第六天凌晨我们穿上大衣在玉屏楼看日出,可能天气的原因,当天的日出没有给我们留下多深的印象。接着我们去登莲花峰,上光明顶,再去北海。此时的北海已经接管,修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转播台,不接待游客,也没有游客。外面挂着毛主席的语录: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广播。

我们从云谷寺下山,在汤口镇坐车到了太平县甘棠镇,崔可顺的大姐姐在那里工作。崔大姐圆圆脸庞,和蔼可亲,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她家住了一天。次日我们返回南陵县城我姐姐家,三人在南陵惜别。

念在山水间

● 韵秋

离乡已久,偶尔回到山里的老家小住几日已是很盼望的事情。周日的这天清晨,于朦胧睡意中,隐约听见村后的山间传来一阵缓缓有力的“咚、咚、咚”的声音。不用睁开眼睛,我在心里就已经笃定这声音,是来自一位正在山间伐木的男人。这熟悉而亲切的音符,早已注肌入骨,无论身在何处,常常萦绕心头。

幼时岁月,这“咚咚”声回荡在千沟万壑间,横岭侧峰上,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空山虽不见人,但闻断木声声!那是大山的男人们常有的工作状态,太阳出山前就得上山去砍竹伐木,待到自家的女人在山下一阵吆喝:回来一吃一早一饭咯!男人们才“哗哗啦啦”拖着一早上的战利品下了山来。

一直以为,山里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世代代再延续下去。

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些原本在山间四处回荡的,让做着早饭的女人们和睡梦中的娃娃们,听起来特别踏实安心的声音,渐渐已消失殆尽了。任凭我怎样的专注凝神,也许久未曾再听见,竹木在被斧头砍刀类的工具斫伐时,在山上的绝高处发出的“吱扭”的动听的乐曲了。我的那些孔武有力的汉子们去了哪里?他们的子孙去了哪里?山还是这样的葱茏,竹木愈加青碧,而樵夫却渐渐不见了踪迹。

是的,老樵夫们正日渐老去,或已长眠于青山隐隐,小樵夫们则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在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中,追逐着更加高远的未来。

可是巍巍青山还在这里,村庄还在这里,一年又一年,寂寞的守望者。春来,千林啼啭;秋去,万壑霜染;朝霞夕露中,只兀自静默庄严。

然而就在今天,我在百鸟的啾啾中,分明是清晰地听到了那熟悉的久违的声音,那是大山最后留守的樵夫了吧!我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着这醉人的乡音,努力分辨着梦境与现实。多少年来,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偶尔听到类似的声音,我都会有一种时空的错觉,总是在瞬间不知身在何处。总是仿佛闻到阿妈灶间的饭菜已香了,阿爸正从山梁的峰路上,如河流中的排夫一样,将一棵棵的竹木浩浩荡荡一路欢歌地放下山来,再将它们运出山去,卖柴米度时光。

简单的物质生活,成就简单的快乐,简单地满足。那种快乐,是在汉子们开怀地打量着、估测着被征服下山的一堆堆竹木的重量时;是在心里盘算着这一批山货的收入时;是在送完货回来的集市上,给家里的女人孩子挑选着必需的喜爱的小物件时……

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地逆转和改变着一切。

当樵夫们渐行渐远,当山的子民们不再满足它贫瘠的馈赠,当快乐不再是麻花辫儿上的红头绳;当那些让人生暖的画面和声音仿佛已消失良久;当我这个小樵夫站在城市的高楼上,只是远远地眺望一眼那层叠的山峦,继而坚定又自信地穿梭在职场人群;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地驶入全新的时代,当偶尔也有电锯的轰鸣代替了传统的砍伐。我是该悲?还是该喜?

哦,你这留守的孤独的樵夫,那缓缓有力地听击一声一声自风中传来,突然让我心生莫名的悲怆,有种舍你者群山还复有谁往的苍凉!有谁还能在这寂静的清晨,牵动我温习那些久远的情愫!

谁会给我答案呢?山花烂漫无言,千叶滴翠不语。青山亦默默,美丽安然。春去春又来,你就勃勃地生长吧,纵然我不再向你索取,但我会穿越城市的霓虹,回望你的朗朗皓月。我还会一次次地投入到你清新芬芳的怀抱,吮吸你甘凉的气息,呼出肺腑的污浊。要在你清澈欢畅的山涧中,涤去满身的疲惫,再一身轻松地走向城市。

哦,那缓缓有力地听击还在一声一声孤单地传送,仿佛自远古而来,又即将随着时光滚滚而去。念天地的苍茫,一切皆是过客匆匆,几欲茫然。无论我们愿与不愿,肯与不肯,人生的许多东西一直都在无声地告别中,我们在告别中蜕变,在告别中日益成长。

但是青山长在,涧水长在,清阴明月长在,灿星长在,命脉所系皆长在。

这,又让我释然。